

雅堂书库

中国全史

第二部

《中国野史》

中国野史

民国野史

（民国）荫余轩放 著

目 录

第一回	瑞制军妄杀激变·····	1
	黎都督仗义督师	
第二回	制枪械占领兵工厂·····	8
	遵公法照会领事团	
第三回	探消息齐集日报馆 ·····	16
	声罪讨传布北伐文	
第四回	聚同志黎黄相逢 ·····	24
	任私党焦陈被害	
第五回	袁项城发电停战争 ·····	31
	蔡都督提议组政府	
第六回	潘艺员助攻制造局 ·····	38
	黄司令失守汉阳城	
第七回	误师期绍桢失机 ·····	45
	舍爱妾张勋出走	
第八回	改阳历公举大总统 ·····	53
	订优待初开参议院	
第九回	集会组党笑柄横生 ·····	60
	借款裁兵谈判决裂	
第十回	征同意省长承任命 ·····	68
	假共和总理受指挥	

第十一回	国庆纪念总统酬庸	76
	车站送行党员被刺	
第十二回	洪述祖青岛潜踪	84
	李烈钧湖口独立	
第十三回	郑汝成力守制造局	91
	黄克强抛弃石头城	
第十四回	肆劫掠倖兵逞淫威	98
	图专制国会遭解散	
第十五回	廿一条榻前会议	105
	五九期国耻铭心	
第十六回	穿针引线借重名伶	113
	里应外合预封妃子	
第十七回	驰密电干儿尊皇父	120
	困京尘侠妓识英豪	
第十八回	倾肺腑良夜证鸳盟	127
	遮耳目侵晨脱虎口	
第十九回	燕市繁华筹备大典	135
	滇南起义拥护共和	
第二十回	新华宫试演登殿剧	142
	编辑室惊闻炸弹声	
第二十一回	宣秘密专使被拒	149
	发警告有子抗宗	
第二十二回	大京兆被辱执法处	156
	女官长得志新华宫	
第二十三回	莫须有女官长下石	164
	伪独立巡按使骑墙	
第二十四回	卖友求荣无独有偶	171

	审机观变异地同心	
第二十五回	四面楚歌迫除洪宪·····	178
	一场纷扰会启南京	
第二十六回	正首邱项城托老友·····	185
	开会议辨帅订坚盟	
第二十七回	复约法撤销军务院·····	192
	开国会选出副总统	
第二十八回	小凤仙闺中惊噩梦·····	199
	国务院会议起风潮	
第二十九回	张帅北上大逞威风·····	206
	李阁登台甘为傀儡	
第三十回	清宣统受愚登场·····	214
	黎总统被逼退位	
第三十一回	冯总统宁垣受职·····	221
	段司令司厂誓师	
第三十二回	贯彻主张德奥宣战·····	228
	各保势力冯段失和	
第三十三回	长江放舰督办示威·····	235
	北海卖鱼总统生利	
第三十四回	安福组成殃民祸国·····	242
	和议停滞劳众伤财	
第三十五回	北大风潮群奸丧胆·····	249
	沪江罢市阖埠齐心	
第三十六回	代表南来销声匿迹·····	256
	册封北去吐气扬眉	
第三十七回	筹饷械大兴定国军·····	263
	褫官勋通辑内乱犯	

第三十八回	党员末路远走高飞·····	270
	督军自戕无独有偶	
第三十九回	王占元被逐离鄂·····	277
	吴佩孚受命攻湘	
第四十回	率舰队杜锡珪奏功·····	284
	破岳州吴佩孚奋勇	
第四十一回	保定作寿大集优伶·····	291
	奉天示威预储饷械	
第四十二回	华府会议收回青岛·····	298
	信使往还统一中原	

第一回 瑞制军妄杀激变 黎都督仗义督师

从来天下愈乱，人才愈多，行出来的事迹也愈离奇。诸君不信，但看《三国志》同《战国策》这两部书便是先例。五花八门，处处引人入胜。盖中国自上古以来，帝王相传，唐虞以降，由传贤改为传子，由揖让变为征诛，都靠着武力取得天下。所以每逢易姓受命之际，除了一部正史之外，都有几种野史稗官，纪载些琐细事迹，推波助澜，这也是不可少的。因为这野史乃是私家著述，倒还可以言论自由；不比那正史，受了层层束缚裁制，言不由衷，反不如野史有些价值。到了年湮代远之后，都把正史束之高阁，全赖几部小说家言，脍炙人口。然而这种小说说来说去，无非侈谈些君臣遭际，铺张些富贵功名，千篇一律，换汤不换药，纵然笔墨再好些也做穷了。

独有这民国，开四千年未有的奇局，推翻帝制，改为民主，一切旧话全用不着。又在这过渡时代，无论在朝在野，一言一动，都是小说中极好的资料，好像乡下人初起进城，耳目一新，扭扭捏捏，做出许多丑态，供人喷饭，人人都要拿他来做个话柄。所以民国才及十年，而说部演义已是汗牛充栋，似乎算得描摩尽致，不必再费笔墨去形容他。然而古人说的著史贵有三长：曰才、曰学、曰识。做小说也是如此，各人有各人的心思，各人有各人的文字，所谓识大识小，理解既有不同，见智见仁，

诣力又难强合。我辈既然生逢斯世，倘若被波谲云诡的事迹，听其风驰电掣的过去，未免可惜。只有把我目中所见的，耳中所闻的，脑筋中所记忆的，随手写了出来，等待后人之评论可也。

却说满清末造，革命风潮愈演愈烈，稍有些知识的，心目中都抱了种族的观念。自从安徽巡抚恩铭被刺之后，广东将军凤山、孚琦先后饮弹而亡。满族的运命已有不可终日之势，旁观的谁不替他岌岌可危？独有朝廷之上，一班秉钧持衡的大臣，却依然是文恬武嬉，朝欢暮乐，任凭庆亲王奕劻一个人总揽大权，卖官鬻爵，恣意妄为。再加上这班童驂亲贵，分踞要津，将海陆军大权一手把持，明明看着大厦将倾，他还说是癰疥之疾，终日歌舞升平，纵有舆论抨击，一概置之不问。

到了宣统三年，四川百姓为着争回铁路，民气非常激昂。满廷别无他策，只晓得用兵力来压制，派了端方，带兵南下。这时候的两湖总督又是满人瑞澄，到任之后，专与党人作对，特派侦缉队多人，四出搜寻，凡有稍涉革命嫌疑的，不问情由，严拿重办，以致无辜受害的不知凡几，从此民心更加愤激起来。

这天乃是辛亥年八月初九日，瑞澄因为前几天接到端方电报，请他解放保路会，速收路款，以定全局，先从鄂境办起，取消商办公司。正在忙碌的时候，忽从外面递进外交部密电，瑞澄以为有交涉事件发生，先吓了一跳。及至译出看时，大略谓各国公使照会到部，革命党潜伏长江一带，私运军火，约日在武昌起事。瑞澄吓得手足无措，忙令人去请统制张彪到院。接连着又是英美两国领事送来照会，说是党人已定期十五、十六两日聚鄂起事，并约陆军第三十标步兵同时响应等语。瑞澄大惊，张彪一到，便将文电指给他看，问他计将安出。张彪道：“只有请大帅下令军警，严加防范，料党人也无甚能为。”瑞

澄道：“如何防范法呢？”张彪道：“这也没什么为难，第一须多派侦探过江，其次便照临时戒严办法。”当下密商了许久，才告辞而去。连日便忙着调集特别巡警、右路巡防队、警务公所、消防队、第八镇工程营，守卫督署。

原来当日这种谣传，确非无因，实因革命党老同志孙君武等，见川路风潮闹得大了，以为有机可乘，躲在汉口俄租界，置备炸弹，运动军队，约定中秋夜月明起事。所用军旗，分为五种，暗中置备：一种白旗，用白布制成，并无文字；一种红旗，大书“兴汉灭满”；一种三色旗，分红黄白三色；一种十八星旗，红地黄星，今用为陆军旗；一种招兵旗，红地黑字，上书“大汉招兵”或“招兵灭满”字样。此时武昌新军共有一万六千人，合组为步队、马队、炮队三种，都归张彪统带。早已暗中联合，反对长官，虽有些不同意的，不过少数罢了。此种暗中行动，张彪如在鼓里，再也想不到。十三日，张彪奉到总督号令，调马队八标俞化龙到署驻防，当即遵照前去。十四日，巡警道王月庄传齐各区警员谕话，说是风声紧急，防范宜严，城门晚开早闭，武汉各码头渡船八点即停，警员遵示而退。又有侦探来报，各标营都于今晚大排筵宴，说是改早过节，其间必有奇事。月庄领悟，连连点头，急向瑞澄报告，遂通行合城文武，一体严防。

到了过节这天，官绅商民个个栗栗危惧，岂知到晚毫无动静，众人方才放心。原来民军那边见官军戒严，不欲轻举妄动，已议改期了。瑞澄仍是积极进行，十六日，又用电话分传各军警要人，至督署秘密会议。散会后发出紧急命令，署中从头门直到内室，凡属厅堂厨灶以及会议室办公厅，莫不枪支如林，刀声摩擦，日夜不断，如临大敌一般。行路之人禁止窥探，员役出人均须呈验腰牌，然后放过。瑞澄又想起汉阳兵工厂为制

造军械火药重地，现在只有四十一标二营驻守，此处关系重要，恐怕该管带威望太轻，不能镇慑，须加派大员才好。张彪道：

“现有混成协统黎元洪，人极老成，可以派往助防。”瑞澄即命照办。张彪又说城外塘角乃民船避风之处，容易伏藏奸宄。虽有混成协马队十一营坐镇，尚嫌兵力单薄，宜派湖隼雷艇，开塘角停泊。瑞澄道：“汝言甚合吾意，但既提到水师，我又想起尚有湖鹗雷艇闲着无事，可以开赴汉阳，助守兵工厂，以防意外。其余如长江舰队楚谦、楚同、楚有各船，以及本省巡防舰队，楚材、楚安、江清、江泰四艘，也可以叫他们一律停泊武汉左近，俱各生足火力，擦磨机器，听候命令。”

张彪唯唯下去，一一传谕，这且慢表。

再说孙君武十八这天在寓所内亲自装置炸弹，因管心有硫磺少许，未曾揩得干尽，与炸药接触，轰然一声，火光四射，屋瓦飞腾。君武虽未丧命，急急负伤而逃。同志赶来慰问，君武道：“伤势幸无大碍，但此处机关既破，对于吾等进行必生阻力，且因此株连，同志被捕者亦必不少，非火速举事不可。”诸同志遂将君武送往医院，拟定当夜炮响为号。同志两人才出医院，便被巡捕捉住，送至江汉关道齐耀珊处。捕头亦知照洋务公所吴元凯，在炸坏房屋内起出炸弹手枪旗帜印信等信不少。督署得信，电飭元凯会同夏口厅在关道署内审讯。革党同志均不待讯问，争先供出姓名，一为秦礼明，一为龚霞初，又供出机关多处。齐耀珊电告督署，飭巡警道就近搜获二十余人，连夜解往武昌，一同斩决。是夜，张彪正在司令处办公，有炮队正目前来禀报，又探得革党秘密住所三处：一在小朝街 92 号，一在 82 号，一在 85 号。张彪忙告瑞澄，瑞澄道：“标兵已靠不住，非老兄亲往不可。”张彪领命，带了 40 名警察，又带了 40 名督辕卫兵，先走到小朝街 92 号，见门前大书吴公

馆三字，斩关进内，见党人约有七八名，正在收拾子弹，遂上前一并拿住。又到 82 号、85 号两处，也同时围住，共拿到 27 人，尚有女党员一人，名叫龙韵兰，并搜出弹药多箱，枪支无数。忽然听得卫兵向一人叫道：“彭楚藩，你也入了革命党么？”内中还有一人，惟恐人家不认得他，自己叫道：“我是刘复基，也是同党之一，要去一同去。”遂一并押到督院。这彭楚藩本是陆军宪兵，既被卫兵指认，毫无惧色。瑞澄立传参议官铁忠、委员陈树并在院提审。楚藩站立案前，挺身不跪。铁忠树屏或用严刑威逼，或用甘言哄骗，楚藩词气不挠，且大骂满奴不止。二人据实禀复，瑞澄命不必再问，一并绑出斩首。随后又有卫兵报告，襄阳学社又有几个人拿到。瑞澄督同陈树屏升坐大堂审问，一名陈鸿浩，踊名年鸿勋，一名陶德明，均自称某校学生，安分求学，不晓得什么叫革命。又一人名唤龚侠初，自言乃是报馆访事，更与革命无关。树屏喝道：“你既不是同党，为何走到他们学社里去？”侠初道：“我去寻朋友的。”树屏道：“你既与他为友，平日就该晓得他们的举动，何不来报官？”侠初道：“我一进学社，就被他们软禁，不许我出来，深恐走漏消息。”讯至此，瑞澄大喝荒唐，拖下去斩首。又提刘复基问道：“你的党羽炸弹共有多少，快快讲来。”复基道：“除却一般满奴汉奸，都是我的同志，事已至此，总算你们气数未绝，我该遭殃，还有什么问头，不如将我快快杀了罢。”瑞澄也叫绑下，临死大呼皇天不止。

还有雄楚楼北桥高等小学堂间壁洋房，也是党人机关，张彪往捕小朝街时，曾派兵乘夜前去侦探。先从窗外张望，只见屋内灯光照得如同白昼，许多人忙着印刷告示，缮写册籍。兵士冒呼口号，骗开大门，当场捉到 5 人，余均登屋越墙逃走。兵士便把搜的各物带回，送

交督署。瑞澄翻开名册一看，大半都是军队中人，便下令按名捉拿，共有 72 人先后被害。其余各营弁兵名列党籍的尚还不少，兔死狐悲，个个忿恨切齿，便有工程第八营左队军士私下商量道：“现在势成骑虎，朝夕不保，我们进亦死，退亦死，不如趁早下手，还可以徼天之幸。”全营听了，哄然答应，霎时秩序大乱，喧闹声震动远近。各兵扯下肩章，袖缠白巾，以同心戮力四字为口号。督队官阮荣发出来拦阻道：“你们这不是反了么？”一言未了，中弹倒地。右队队官黄坤荣、排长张文涛等，也闻声出来拦阻道：“求你们千万不可造反。”但闻砰砰两枪，俱被击死。只有后队官罗子青追上大众，大声喊道：“今日弟兄们这番举动，我极赞成，愿跟着你们一同行事。”众皆连声叫好道：“这才是男儿好汉。”此时一片杀满奴杀旗人的声音，惊天动地。一面遍告沿街商店，叫他们各自闭门，不必多管，凡属同胞百姓，决不惊动。时正八月十九夜九点钟也。只见步队二十九、三十两标，也连杀管带队官二人、排长二人、队官一人，相继而起，直趋楚望台。

旗兵先来迎击，两下巷战，枪炮齐施，旗兵不敌，死亡一百余人。巡警见势不妙，无法阻止，各自弃装逃跑。十多点钟时，民军奔往火药局取子弹，十五协兵士也齐集大操场，各携械弹前来联合。协统王得胜用电话飞报张彪。张彪得信，连连顿足道：“完了完了！”向左右望了几望，都是哑口无言，一无所措。忽然似乎省悟，问着自己道：“你还不快走，等什么呢？”遂脱去衣冠，穿着一件半旧长衫，逃回公馆，检点了些细软，带着家小一溜烟逃出城去了。至于他协下文武僚属，见主帅如此，也都放开脚步，东奔西散，倾刻不知去向。

再说工兵等拥进火药局，先把手库兵士打死几个，开库一看，存储子弹尚还不少，一齐搬运出来，安置蛇山下阅马厂谿

议局旁。一路大喊打制台衙门，到了督辕左右，早看见烟火障天，人声鼎沸，原来先在督署守卫的炮马两队，得信先变，已与巡警、卫队、消防队等径自开战，打得不可开交了。马队见工兵来势汹涌，便与合并，营官有降顺的，有逃走的，纷纷不一，各兵大喊、放火助威，署旁民房顷刻化为灰烬，枪子炸弹如雨点般从头门飞了进来。却说瑞澄先在署中闻变，还想叫卫兵出外抵御，哪里有人睬，他只得自己跑出来张望。兵警互斗，已经分不清楚，只有教练队、卫兵、巡防队数百人，束手不动。瑞澄大喊开枪，各兵回答道：“等黎协统到来，方能开枪。”瑞澄无法，只得唤教练队进内，许以重赏，请他们将太太同少爷保护出城，暂躲在兵船上：“我随后就到。”

再说民军从九时起事，纷纷扰扰，闹了半夜，尚未举定哪个做首领。众人商议，都说：“照此万不能持久，现有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平日待我们弟兄甚好，与骨肉一般，今日大事粗有眉目，速举黎协统来做都督，再图进行。”言未毕，众皆举手赞成，便一同赶到黎公馆，敲门大喊道：“恩帅何在？我们有事而求。”人多手杂，不由分说已将门敲破。元洪不知何事，逃住室密躲避，兵士寻着，举几个代表上前跪求道：“革命以救民为宗旨，事已至此，不能无主帅，公同商议，除恩帅外，无人可做都督，务乞俯允。”元洪道：“既然如此，我有一言，先须遵守。”众人齐声道：“既奉恩帅为主，岂有不遵号令之理，但求吩咐。”元洪道：“第一件不要妄杀一人，所到之处，全要守文明办法。”众人齐声答应，正是：

欲为义军求主帅，救民水火是仁师。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制枪械占领兵工厂 遵公法照会领事团

却说黎元洪见众人志同道合，甚喜，扯了一块白布缠在袖子上，出到门外，飞身上马，直奔督署。瑞澄知难躲避，早吓得浑身乱抖，元洪用枪指着他道：“革命军全队人马在此，现已举我为都督，你可赶紧打主意。”瑞澄哭着说道：“我一向待你不错，务乞饶我一命。”元洪道：“革命乃是中国今日不可免的举动，我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如果愿殉节的，便给你一手枪，倘愿保全性命，我便派兵护送出城。”瑞澄跪地叩头道：“得蒙救命大恩，感谢不尽。”元洪用鞭梢一指，遂被众兵士连驱带赶的，逐出城外去了。

这时候的藩台衙门只剩了几十名卫队把守银库，藩台连甲跳墙逃走，二门上早中了一炮，将阶石打得粉碎，其余提学、交涉、提法三司均各安然携眷出城，并未受扰。盐道署只由民军派人保守库银，巡道署只收取军火，私人财产一概不动。当下炮队八标即架起大炮三尊，在蛇山高处对准督署，装开花钢弹，轰毁督署头门。督练公所亦毁屋一间，民房则自王府口乾记衣庄起，到不夜茶楼止，共焚二十余家，悉成平地。满人则见面便杀，无一幸免，大街小巷，尸横遍地。黎元洪见不是事，立刻传令不准在城内开炮，以防损失居民庐舍。不许妄害满人，保存人道主义。此令传出，当晚十一点钟枪炮声方始寂静。

次日，元洪调查各军布置，见各标营或扼守要冲，或运送弹药，或占取粮台，均各井井有条，一丝不紊，不觉大喜道：

“仓猝间能得如此措置裕如，虽老谋深算者不能及，真乃天助我也。”当下接印任事，印文刻着中华民国鄂军政府字样。一面出示安民，将谘议局改为军政府办公之所。宋教仁汤化龙等均来谒见，聚集绅商会议，公举汤公龙为民政长，宋教仁为参谋长。所有军政府以及各处要隘，均满布民军，星旗招展，十分威武，居然又是一番气象矣。

民军又想起兵工厂乃是制造军械的总汇，开战之后，须用弹药不少，必须源源接济。公举代表二三十人到汉阳兵工厂，厂中员司尚未得武昌信息，见他们走来，一律新军装束，守门者问其来意，诸人声言奉张统制命，派来参观工厂。守门者不敢拦阻，代表入内寻着工程会计两部主任，说是我们从武昌来，今日须此间一饭，还要借住一夜，明日方能动身。厂员心下狐疑，不知他是真是假，面子上却不好意思，忙叫厨房预备菜饭，一面婉言辞谢道：“厂中屋少人多，早经住满，且无现成床铺，住宿一层，我们总竭力设法就是了。”

厂员退后私相议论，有的说是某国人乔装前来窥探的，有的说是游兵散勇来骗饭吃的，纷纷揣测。不久开出饭来，肴饌极为丰盛，分四桌坐下，每桌都有一壶热酒，厂员末座相陪。及至酒醉饭饱，各代表才把来意说明，又申说道：“我等意在扫除专制，改革虐政，是以宗旨极其和平，没有不可商量的。但因既已起事，不能不将此厂收管，还有邻近的铁厂及扬子机器公司，都是范围内所应有的。诸君如果赞成，尽可文明对待，厂中员司概不更调，照旧办事，我们只留一人在此，调查工作情形。不过在这用武时期，须发双工，好叫他们日夜工作，制成弹药，供给民军之用，更无别样义务。经费概由本党担任，

将来向财政处报销便了。”厂员才晓得来的是革命军代表，不敢违抗，唯唯的答应下来。民军代表出厂后，另觅得左近关帝庙住宿。次日，兵工厂中人员见龟山铁厂同扬子机器公司等，均已高插白旗，随风飘荡，晓得已人民军之手，便也竖起一面白旗，工人臂上个个缠起白布。总办王寿昌自知不能见容，搭附商轮，逃往上海去了。汉阳知府不知何时已先搬徙一空，毫不费力，民军已将汉阳占领。

这天，军政府接到汉口绅商来电，说是华界有等流氓光棍，乘此秩序未复，意图纵火，抢劫商店，外人啧有烦言，请速维持。军政府立派兵数百过江，会同当地保安会一面救火，一面拿办抢匪。不逞之徒这才稍稍敛迹。军政府乃公推大江报主笔詹大悲为军政分府驻扎汉口，晓谕全镇商店，照常贸易，不必惊慌。分缮布告，遍贴通衢，商民都来聚观，上写道：

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

今奉军政府命，告我国民知之。
凡我义军到处，尔等勿用猜疑。
我为救民而起，并非贪功自私。
拯尔等于水火，振尔等之疮痍。
尔等前此受虐，甚于苦海沉迷。
只因异族专制，故此弃尔如遗。
须知今日满贼，并非我汉家儿。
纵有冲天义愤，报复竟无所施。
我今为此不忍，赫然首举义旗。
第一为民除害，与民戮力驱驰。
所有汉奸民贼，不许残孽复滋。
昔食我等之肉，我今寝贼之皮。

有人急于大义，宜速执鞭来归。
共图光复事业，汉家中兴立期。
建立中华民国，同胞无所差池。
士农工商尔众，定必同逐胡酋。
军行素有纪律，公明相待不欺。
愿我亲爱同胞，一律静听毋疑。

商民看了，都拍手欢呼，依旧各安各业，就连外国领事见了，也晓得此次举事名正言顺，不同庚子义和团专事捣乱，与外人为仇。各各电知本国政府，严守中立不提。

却说张彪出城之后，一溜烟逃到汉口租界，随身还有卫队数百人，四出探听消息。如果民军败了，他依旧出来，享受荣华富贵。瑞澄却躲在楚豫兵船中，不敢近岸，又吩咐上管带，革命党如来轰打，我们就藏在外国兵船后面，他们自然不敢开炮。管带一一听命，心中不免暗笑。又见他胆小如鼠的样子，乐得敲他一下。说是船上煤斤缺乏，不能开行，须先支四百元买煤。瑞澄当即照付，外加了四百元的赏号。当晚就在船上发了一通电奏，大概说是十八夜革匪创乱，拿获首要数人，正在提讯核办，不料余党勾结工程辎重各营，突于十九夜八点钟响应，工程营则猛扑张彪铁忠王履康分派军警，随时布置，并亲率警察队抵御。无如匪分数路来攻，其党甚众，其势极猛，现在奴才衙署已被轰毁，不得已退登楚豫兵轮，移驻汉口。电调湘豫巡防队来鄂助剿，并请派大员，多带劲旅，赴鄂剿办云云。

清廷得报甚为诧异，摄政王立刻传齐阁部大臣秘密会议，议了多次，方拟定一道上谕道：“此次兵匪勾通，蓄谋已久，乃瑞澄毫无防范，预为布置，竟至祸机猝发，带罪图功，仍着暂署湖广总督，以观后效。即责成该署督迅将省城克期克复，